



## 梁溪诗翁张涤俗

| 安健 文 |

我与张涤俗相识于上世纪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，但在他留芳声巷充满书香的斗室里，却是春光融融，让我如入芝兰之室，蒙受熏沐，获益良多。张涤俗是清末光绪二十五年生人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与他相识时，他已年逾古稀，而我尚未弱冠，两人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，是真正的忘年交。

民国年间，张涤俗就在江南一带颇有诗名与书名。晚年书法名声更盛，曾获《书法杂志》首届全国书法百佳奖，为获奖年龄最大者，一时诗名被书名所掩，而他似乎更在意自己的诗作。

在相识的那些年里，笔者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探望老先生，听他谈诗论艺，故有关其诗艺之事，知之甚多。略记数则，以绘同好。

### 华西州老拳

张涤俗早慧，十五岁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少年杂志》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《吸水杯》，十六岁发表了《米底忽来忽去》，十七岁又发表了《我之少年时代》，可谓“三年连中三元”。稍长，他又把心思放在写诗上，但根基不深，出手却较快，他与《西神日报》副刊编辑相熟，报上诗作迭出，然这些诗平仄押韵常常不合，梁溪诗坛名家华西州读后怒斥：“诗坛有此等人厕于其间，吾定将饱以老拳。”

张涤俗闻之，便趋前请益，华西州见其聪颖好学，常指点迷津，自此诗艺大进。两人也成为一生的诗友。张涤俗五十寿辰，古稀老人华西州作七律八首贺之，虽比不上杜子美《秋兴》八首，但读来亦是韵味无穷，堪为张涤俗寿辰的最佳贺礼。其中有句云：“少年结契老弥亲，犹忆周郎绍介人。把酒微醺知雅量，吟诗小道注全神。”从当年的饱以老拳，到如今友情老弥亲，亦是一段诗坛佳缘。曾见华西州《忆园未定稿》诗札手稿，内有上述诗祝张涤俗五十寿辰的七律

八首，这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乡邑先哲文献资料。

### 张生画鱼肥

张涤俗年轻时不光喜作诗，还擅丹青。读中学时，无锡名画家王云轩是他的图画老师，对他的绘画才能颇为青睐。后来，他又当了海上名画家张聿光的绘画函授学生。一次，张涤俗仿张聿光笔意画了一幅《春水鳊鱼图》，虽寥寥几笔，却韵味十足，深得名家赞赏。丁宝书、华西州、胡汀鹭、诸健秋、钱松岩等都为此画题诗。其中钱松岩的题画诗最为风趣：“张生画鱼肥，活泼有生趣。相对吃不得，馋涎滴到地。”后来，王韵楼将此画与各家题诗撰成一文，在《锡报》刊出，一时传为艺坛佳话。

我曾问张涤俗，后来怎么不画了？他笑言，同辈友人中，出类拔萃者众多，如钱松岩、诸健秋、秦古柳、杨笑柳、张正宇、倪小迂、周怀民等，我绘画的天分没有他们高，也就不凑这个热闹了。

### 双红豆馆

张涤俗素无收藏嗜好，除一橱古书外，别无长物。然其书橱中有两只锦盒，里面镶嵌着两对圆润艳丽的红豆，被他视作“身价性命”，珍藏一生，从不轻易示人。这两对红豆，一是对是其诗友、著名篆刻家汪大铁所赠，乃是有名的常熟红豆。汪大铁曾为他刻过多枚印章，诸如“双红”“双红豆”“双红豆馆主人”等等。张涤俗逝世后，其家人将一枚汪大铁刻的“双红豆馆集词”印章送给我留作纪念，成了我

诗人华西州知道来由后，作诗一首：“默祝东风把酒倾，江南红豆双双生；美人名士相持赠，一样相思两样情。”张涤俗过去给报刊投稿时，常常署名为“双红”。汪大铁曾为他刻过多枚印章，诸如“双红”“双红豆”“双红豆馆主人”等等。张涤俗逝世后，其家人将一枚汪大铁刻的“双红豆馆集词”印章送给我留作纪念，成了我

筐中之珍物。

### 《叢報》三滌

张涤俗才思敏捷，撰文倚马可待，赋诗俯拾即是。民国年间在沪锡两地报界，很有些名声。周瘦鹃主持的《申报》春秋副刊，叶灵凤主持的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副刊等，常刊有他的诗文。无锡本地报刊《西神日报》《国民导报》《锡报》《人报》《叢报》等，更是隔三差五有他的新作。尤其是《叢报》最倚重他，此报民国时在无锡曾风行一时，读者甚众。主要是撰稿者中高手多，其中最著称的是“叢报三滌”，指《叢报》的三位特约撰稿人，他们名字中都有一个“滌”字，即无锡张涤俗，浙江秀水朱涤秋，山东临沂崔涤衷。三人都是诗文好手。崔涤衷，民国年间著名书法家、篆刻家，山东学界耆老王献唐的弟子，与袁二公子寒云亦甚相笃。朱涤秋学富五车，善作楹联，出手便是。撰有《秋籁阁联话》，曾在周瘦鹃主编的《紫罗兰》杂志上辟有专栏连载，颇受读者欢迎。

张涤俗告诉我，“三滌”之间并不相熟，只是名字巧合而已。他与秀水朱涤秋曾见过一二次，与临沂崔涤衷则缘慳一面。

### 草圣又重来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，无锡籍著名书画家张正宇从京城回家乡小憩。张涤俗与张正宇是少时好友，已阔别半个多世纪。听闻老友回乡，张涤俗诗兴勃发，挥毫即成七绝两首以赠：

一  
少小离家老大回，纷传草圣又重来。  
求书不用笼鹅换，对客挥毫倚马才。

二  
扇头试笔忆迢遥，我愧涂鸦白首骚。  
同学少年多不贱，洛阳纸贵看今朝。

张涤俗在“扇头试笔”一句旁作注：“髫年学书，曾互递扇面”。在“同学少年”一句旁作注：“兼谓倪小迂”。那时北京农科所畜牧模型雕塑家、著名画家、倪云林二十一世孙倪小迂亦从京城返锡，已定居数年。这里的同学少年并非指同窗学子，而是指三人少年同伴，兴趣相投，常常抵足切磋，笑谈人生，而今张正宇、倪小迂都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。“同学少年多不贱”是借用了杜甫《秋兴》之句。

张正宇回锡之时，正是万马齐瘖的年代，然草圣归来，犹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梁溪艺坛气象骤然一新。那时崇宁路上有家裱画店，但见大厅里



挂满了张正宇为无锡友人写的书法，满满一堂，来欣赏的人络绎不绝。我亦在裱画店见过张正宇一面，清癯儒雅的长者，我还通过张涤俗请张正宇写了一幅书法。当年张正宇七十一岁，无锡篆刻家高石农为他刻印一方，印文为“七十不稀，八十不老，九十不衰，一百不休”。不意翌年张正宇即遽然离世，令人不胜唏嘘。我幸存其书迹，尚可睹字思人。

### 晏起非关懒

张涤俗晚年有严重的心脏病，曾做过心脏搭桥手术。虽然不常出门，但十分关心国内外时事，每有大事，他总会作诗赋词，如氢弹爆炸、周总理逝世、中美建交、女排夺冠等，他都有诗作。在他的诗作中，对家乡太湖美景称颂最多，许多是为友人绘画所作题画诗，如无锡画家邵雪泥擅画太湖景色，人称“邵太湖”，他画上的题诗大多出于张涤俗之手。钱松岩、王汝霖、蔡光甫等所绘太湖风光，张涤俗亦有题诗，如题钱松岩《湖天清远图》：“笔墨无多景自殊，遥天极目水云区。归来小住情偏恋，相见掀髯画太湖。”体现了诗人与画家对家乡的由衷热爱与眷恋。

张涤俗一生诗书相伴，有时心脏不适，卧病在床，仍诗思不绝。某年他得病住进第二人民医院，市政协领导获悉后，前往医院探视。见他在病房中裹被卧睡，便问一旁的护士，张老病情如何？护士说已无大碍。政协领导怕打扰张老休息，对护士嘱咐几句便要离开，张老听见动静，便掀被说道，我没睡觉，是在床上推敲诗句，刚得两句好诗，你们听听：“今朝晏起非关懒，诗句要从枕上得”。来者一听，都笑了起来。

### 不来忽忆君

我与张老的交往犹如祖孙一般，我每个星期天都会前去探望他。他住留芳声巷，我住百岁坊巷，一巷之隔，几分钟就能走到，也算是近邻。我每次去，张老都能听出我的敲门声和脚步声，他老伴朱老师告诉我，只要你一敲门，张老就会说，小安来了，从没听错。张老家中不乏来访者，但他总能辨别出我的声音。

张老晚年书法名声甚大，索书者不少。但他赠我的书法作品最多，有册页、扇面、对联、条幅等数十幅，比他写给儿女子孙辈还多得多，在这一点上张老的后辈也对我有点“妒忌”。我当时在无锡日报副刊部工作，还经常请张老为副刊的文章书写标题，然后制版印刷，为报纸版面与文章增色不少。曾记得当年我采写的人物特写《迎容松下一小迂》，就是请张老书写的标题，倪小迂见到老友写的标题非常高兴，嘱我再补寄几份报纸给他。

张老的晚年，我一直伴随在他身边。他曾书赠我一副对联：“相见亦无事，不来忽忆君”。这虽是前人的联句，却是那些年我们一老一少情感的真实写照。

他还赠我诗一首：  
青春未肯逐时流，坐拥书城万事休。

疑义有君相与析，忘年交订我应羞。

前两句是老一辈对我的勉励，后两句是张老的谦词，应羞的当然是我。他老人家当年对我的惠泽，我至今仍念念不忘，铭记在心。

回忆往事，犹如时光穿越，飞逝数十年，光景宛如昨。